

英雄人人可为
但天意只有一个

英雄

HERO
张艺谋武侠巨制小说版



马荣成◎编著

远方出版社



阜阳师范学院图书馆
★
藏书

英雄

HERO
张艺谋武侠巨制小说版

英雄





无名见秦王



[英雄] 猜想
HERO

英雄

前言

秦地飞雪
夜挂如月
一曲长天
霜冷残剑
干戈无名
狐悲秦王

这是发生在战国末期的一个决不冗长,但又并不轻松的故事。是一个关于几个刺客之所不用其极的故事。背景简单还带着些俗套,不过经典的故事往往就是从俗套开始:时值战国末年,天下七分,唯秦最强,秦王嬴政怀着君临天下的雄心着手进行吞并六国,统一中原的战略。有战争必然有流血,有烧杀,有强暴,有掳掠,天下兵戈不息,民不聊生。秦军的杀戮必然导致反抗,几个墨门的刺客:无名,残剑,如月,飞雪,抱着弥平天下兵戈的梦想和玉石俱焚的决心,一直努力不懈,弃锏而不舍地行刺秦王。

当主人公们历尽艰辛挫折,付出了血泪,生命乃至爱情的代价,将全部的希望押注在最后的幸存者——

无名身上时，在他即将成功地举起剑准备刺杀秦王时，他幡然醒悟，原来秦王才是建立太平天下的希望之所在，暂时的杀戮只是为了日后的长久太平……

无名最后还是在秦王面前娓娓地诉说了一个大惨烈的故事，一个令听者无不动容的故事，言毕，他平静的举起了剑……

无名，残剑，如月，飞雪以及所有为天下和平和献出生命的人们，带着单纯、幼稚的乐观主义思想，深信自己所做的事情能够达到这个伟大的目的。但历史总是事与愿违的很讥讽：此后的几千年到现在，或是到以后可预见的下一个数千年，流血和杀戮并没有停止，而是在形式上更加文明起来。

在一口气读完这部书后，读者或许会对“谁是真正的英雄”这个问题有了答案。当然，作者并非想让翻阅这本书的每个人都被严峻的宿命感和沉重的历史厚重感所窒息，只是在舒缓地展开每个情节场景的同时，带给人们一种称之为“黑色幽默”的东西。使之带着轻松愉悦的心情去翻阅每一页。

内容提要

时值战国末年,天下七分,唯秦最强,秦王嬴政怀着君临天下的雄心着手进行吞并六国,一统中原的战略。有战争必须有流血,有烧杀、有强暴;有掳掠,天下兵戈不息民不聊生。几个墨门刺客:无名,残剑,如月,飞雪,抱着弥平天下兵戈的梦想和玉石俱焚的决心,一直努力不懈,锲而不舍地行刺秦王。而当他们历尽艰辛挫折,付出了血泪,生命乃至爱情的代价,将全部的希望押注在最后的幸存者——无名身上时……

英雄只有一个
这是一群顶尖高手和一个最强高手的故事
这是一个揭竿而起反抗暴政的故事
这是一个将爱掩埋却又让它光华四射的故事
这是一个毁灭一切的故事
这是一个热热闹闹却又让人赞叹不已的故事
英雄只有一个
谁是英雄



苍茫的秦川，起伏蜿蜒的群山。在山峦的怀抱之中，这座饱经苍桑的咸阳城，曾经见证过无数的金戈铁马，血染宫帷。

此刻，一双内蕴精光却隼刻着仇恨和屈辱的眼睛，正追逐着青翠的山峰那圆润曲折的线条。

这双不同寻常双目的主人，此刻正盘腿坐在这咸阳城高耸的青花石城楼上。紧握剑把的手边，一碟花生，一壶残酒而已。

男子收回这远眺的目光，用手压了压罩在长发上挂着水珠的斗笠。那柄看上去血迹斑斑并且锈迹斑驳的长剑，黝黑的有着许多细小残缺的剑身，在一声脆响之后躺在了青黑的石板上。

这人的嘴角，微微浮现一丝苦笑，长叹一声抬起自己执剑的右手：“嘿嘿，我残剑这双曾经抚摸过无数柔美的胴体，又曾经把死亡的讯息带给那些恐惧得浑身颤抖的人们，并把这细细的长剑送进他们身体上最柔软部位的手，今天终于也害怕起来了吗？”

他仰望无际，一曲豪迈悲凉的歌声回荡在天空之中：“秦川飞雪，夜挂如月。一曲长天，霜冷残剑。干戈无名，悲哉秦王！”

当天边最后一抹余晖，就要悄然隐去的时候。天边的斜日，就犹如半个开了瓢的血肉模糊的人头。

注：文章中所有关于秦王姓氏的“嬴”字均为误笔，均应写作“女”字底的“嬴”字。此姓氏源于母系社会，是中国最古老的社会姓氏之一。

眼望这血红的残阳，残剑的思绪慢慢滑向记忆的幽谷。

万籁俱寂的咸阳王宫外的宽阔大街上，时而隐约传来夹杂在寒风中的守更人呼喝声：“三更了，天下太平，小心火烛！”

梆子声渐渐淡去，湿滑的大道上鬼魅般滑过三个黑色的身影。影子们飘忽地聚到两丈余高黑色的宫墙下。一个约摸二十余岁的男声压低了声调：“残剑师兄，就从此处上去如何？”

被称作师兄的人影转过身来，透过寒雾里依稀的光线。那蒙着黑纱的尖鼻上面这双豪气万丈的眼睛，就足以使见过的人终身难忘。

蒙布下挤出几个字：“放铁爪吧。”

三只泛着金属光泽的黑色铁爪，拖着长长的绳索飞向两丈多高的墙沿，并齐刷刷地固定在墙角石鱼形状的瓦当上。

随后，三个矫健的身影消失在宫墙的另一面。

好大的殿堂呵。初次进入这中原第一大国国君的大内深宫。人们被一种气势宏伟的开阔所震撼。不过入侵者很快从这种深深的震撼中回过神来，依照着手中革制的地图确定了方位。影影绰绰的身形又以常人不可思议的速度在壁梁画栋的回廊厅堂中穿梭。

“如月小心！”残剑电光火石般伸出手抓住旁边另一名黑衣的右肩，用力后使出个“铁板桥”。致命的五支机括弩箭，紧贴着两人的腰部，胸部几乎擦着两人的面

颊划过空中，在众人仰起的眼光尾端齐刷刷插入绘有秦宫宴乐图的宫墙约半尺深。所幸的是，这一事件的直接后果只是发出几声低涩的回响在大堂墙壁间碰撞。

残剑长舒了一口气，两道细细的汗迹从他的鬓角滑过耳边流入了领口。他恼怒地责怪道：“师妹，师尊一再叮嘱你小心谨慎，你却置若罔闻。你要是再来这么一次，咱兄妹三人的性命可就在没干掉嬴政之前就葬在这儿了。”

如月不依不饶地辩解道：“什么呀，人家成天在平原府边的瓦肆里呆着，这次好不容易执行任务来咸阳，经验不足嘛。那么师兄你老江湖，你走先行不？”

残剑被师妹一顿抢白，无可奈何摇摇头：“以后可得小心，这宫中机关陷阱甚多，一不注意就丢了小命儿，下次可没这么好的运气了。”

有惊无险之后，三人小心翼翼拐出厅堂，向左首一



个庭院奔去。但接着三人被突然出现的状况吓了一跳，各自采用最简单的伪装躲藏起来。

一队四组的黑衣持戈侍卫，悄无声息地从右前方回廊拐角处掩了过来。听这四人的脚步呼吸，无一不是久经训练的大内高手。只是这些虚有其表的草包们，竟然从近在咫尺的刺客面前，大摇大摆地巡查过去，消失在走廊的另一端。

再看这三个慌忙中隐藏起来的刺客：残剑背对墙壁，身体紧贴绘有蹴鞠（古代足球）戏舞壁画的墙面上。左脚单立，右脚曲抬，两手作展翅欲飞状。他的身体，恰好盖住了壁绘中那个正准备抬脚踢球的男子形象，与画中其它景物天衣无缝地组成了一幅图画；如月则更夸张：脸朝地，两手握住劈叉的双脚，呈个矩形般压住一块长方形青黑色石板。看上去就跟块地板没两样。这极富创意的伪装令在场两位师兄都自叹不如；最后那名男子则没那么精彩：他只是双手双脚合抱住旁边一根青漆的大柱子，悬空在上。若不是他身体瘦小的话，早就暴露目标了。

腰酸背疼的三人恢复原形后，又排成一个纵列以间隔五尺的距离继续前行。

“师兄，图上指示；越过这福景宫，右前方就是嬴政的寝宫——雉栖宫了。”这名男子指着地图借着微光向师兄说道：“这样吧长天，我们分作两路，你从左边绕赵姬的怀乐宫越宫墙入雉栖宫；我和如月通过右方福景宫与宫墙的夹道杀将过去如何？”残剑伸手接过地图。

三个人立即分为两组各自行动起来。残剑和如月按照计划一前一后地穿过这平常极少有人走过，防守也极松懈的通路。这条景福宫与宫墙间的夹道很窄，仅容两人并肩而过。

就在两人屏息提气快要看到夹道的彼端时，要命的事情发生了：两名雉发的黑衣近卫军竟执着亮闪闪的长矛面朝右壁并肩而立。不过这两个笨蛋并没有发现这两名危险的侵入者，哪怕是其中一人只要扭扭头都行。

这个千载难逢的幸运使师兄妹两人以极快的身法匍匐在地同时屏住呼吸。“看来这些人是白吃秦王俸禄了，竟敢在执勤时打瞌睡？感谢我吧嬴政，在杀你之前先送两个饭桶去地下伺候你。”残剑杀机顿起，右手裤脚绑腿中抽出一支铁黑色长约一尺的拇指粗圆管。

他轻轻一抚管上凸起，管的前后两端由内置机关毫无声息地弹出了两支尖锐并闪着银光的枪尖。

他深吸一口气，左臂在地面一按，在空中优雅地调整好角度，右手一晃，用尽全身力气向前一掷。只见双头枪在空中挥舞成一个匀称的圆形向他的目标翩翩飞去。枪的一端直接从耳下三指处削掉了一个侍卫的首级，另一端的枪身又在空中旋转了三百六十度后，扎进了另一名侍卫的颈部。

血液从僵而未倒的尸首颈部漂亮地喷溅出来足有丈许。这两个可怜虫至死都不明所以未发一声。尔后，两具失去重心的尸体木偶般倒在地上。

残剑见计得手，拉起如月又向嬴政寝宫疾驰。他们从侧门一闪而入。华丽的墙壁从视线中挪开时，通向漆黑一片的秦王那内寝的大道霍然洞开。大道前面，两扇敞开的黑漆亮铜钉大门像是迎接这些不速之客一般分立门槛两边。

残剑手中那把从他祖先手上传下来的利剑，缓缓出了鞘。雪亮的剑身很快在寒冷的雾气中凝满了一层灰白的雾气，看上去杀意十足。如月手中的另一把带有细微纹路的紫灰色鱼肠短剑却在寒夜阴冷的雾气中折射出一种嗜血的寒光。

“师妹，准备好了吗？天下的命运就掌握在你我手中了。我包抄左厢，你抄右厢，遇见的宫人、侍卫，一律格毙，然后直杀嬴政内寝。”残剑那雾蒙蒙的眼中，刚才的豪气已完全被凌厉的剑气所取代。

两人以极快的速度分从，左右两路齐齐向内急冲。但意外的事突然发生使他们措手不及。他们只感到手中那原本握得紧紧的铁剑竟不听使唤连主人一起拽着径直朝黑漆宫门上撞过去并紧紧粘在上面，并几乎用剑把将两人的右手手指生生夹断。

不消说，这意外的事件使宫门发出了两声沉闷的巨响。随着巨响最先出现的是从内寝中飘出一个身影步法和他们一样不可思议的白装影子，影子身影挺拔衣袂翩翩，恍有出尘之态。不知就里的人说不定会将来者当作神灵来膜拜。

不过对方的来意显而易见地不是那么友善。想想

也对，你堂而皇之地侵入大内寝宫，还能指望对方好酒好菜地招待你么？

这时的残剑晃眼瞟见来人腰际持着一柄细长的宝剑，奇怪的是剑身却略微地呈现弧形。这形状诡异的剑配在一个阴气十足的人身上，自然使人产生出极度的恐惧。

可是心理素质极好的残剑立即反应过来：自己手中的铁剑被吸在宫门上，并非对方施了什么邪法，而是整座一丈半高的两扇宫门均是由巨大的磁石所凿。

他们此时的处境完全是腹背受敌，一方面放弃手中铁剑，就会失去自卫的武器任人宰割；另一方面这巨响已经惊动了宫中巡逻的近卫军，因为许多杂乱的脚步声正往这边涌来。一旦大队人马赶到，他们就插翅难逃了。之所以没听见常见的“抓刺客”呼喊声是附近禁军怕惊扰了太后赵姬及其它女妃嫔引起混乱，而让刺客趁乱逃走。

见到对方气定神闲地负剑而立，残剑立刻意识到对方手中的剑绝不是铁质，而可能是威力极大的铜质或玄铁。他拼尽全身力气拨回剑，并顺势向后一个滚翻，在空中将剑收入鞘中，在落地之前探手入囊抓起四枚八方手里剑（四角形飞镖）向对方平行撒去。

在漂亮地完成这一系列动作后，他惊诧地发现对方以更潇洒的动作抬剑将并行而来的飞镖横向一带，那原本铁质的飞镖就排成一排钉在磁铁宫门上发出了轻脆的响声。

残剑同时也恼怒地看见瘦弱的师妹竟还在徒劳无功地掰扯着牢牢贴在宫门上的鱼肠剑。他不禁急火攻心压低声音怒斥：“你在干什么？别管它了，腾出手来放吹针！”

如月恍然大悟似地放开手，扣出藏在左袖护腕中的黑色机关吹针筒。对方见势不妙，轻轻一挪站在如月一方的宫门前面。只是如月动作更快，她早已以极快的手法将吹筒凑在了口边蒙布外，用力吹出了两支直射对方咽喉的夺魂钢针。

不过这去势汹汹的钢针在飞到距对方面门仅两尺远的地方，就像撞上了一堵无形气墙一般，转而钉向了宫门。

这名男子得意地一笑，轻微的夜光中都能看见他那一排雪白的牙齿，样子很嚣张。他旋即向前方早就六神无主的如月闪电般递出如蛟龙出海般的一剑……

这边的长天此刻也没闲着，只是他所走的是宫内的开阔大道，守卫森严。有好几次都几乎被眼前的禁军所发现。就在他用爪勾攀上一个大殿的屋脊正观察形势时，顿觉不妙。因为从四面八方都有四五人为一组的黑甲禁卫军手持长戈和明晃晃的剑向秦王寝宫雉栖四宫飞奔。

“糟糕！定是师兄他们失手曝光了。怎么办？”长天焦急地蹲在屋脊上自言自语道。不过一个刺客所必须具备的冷静判断力使他冷静地分析：禁军并没有大叫大嚷地一拥而上，而是尽量放轻脚步，显是想把刺客入